

1969年的4月2日,天已经黑下来,我和800名上海男女知识青年,坐着火车开进了小小的贵定车站。广播里通知我们中的462名即将在修文县的知青下车,吃过一顿以饼充饥的晚饭,我们住进了贵定中学的教室里。

在排队一路摸黑走进贵定中学时,我只觉得这个县城的四周都是山。晚上躺在课桌椅拼起来的铺位上,我感觉自己迷迷糊糊地睡在大山的怀抱里。4月3日的晚上,我们又又在长久人民公社十字街头的一座茅草屋盖起的旅社二楼上对付了一晚上。4月4日才在坐了一段路的卡车后,沿着山间小路走进了我插队落户的寨子。

行程匆匆,心急慌忙,一路颠簸,也没工夫和心情去细细地观察和打量山乡里的一切。直到在这个叫砂锅寨上的村落里住定下来,随着老乡亲们参加集体劳动,才认真地慢慢熟悉山寨上的农务、道路、沟渠,还有无穷无尽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座座山峰。说来好笑,好几次我试图站在高一点的地方去数数一共有多少座山,但是试了几次,我无奈地意识到,要想数清楚我生活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座山,是徒劳的,因为光从一个

郁热渐起,仿佛小火在有缝隙的木地板底部慢炖。回头看一眼日历,六月中旬,又到了长江中下游的梅雨时节了。人们多有抱怨,却不妨碍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黄梅天”,那是正值江南的梅子黄熟之季的缘故。

宋人贺铸有一句词,中学时代常反复背诵,“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三种情境,都是用来回答他自问的“闲愁都几许”。此中,“梅子黄时雨”又列在压轴的位置。在词句的传唱之间,黄梅天的特质似乎愈发鲜明起来:黏稠扰人,无法挥散。

我对黄梅天的印象,最早起于一双双绿色胶面鞋,有的镶着白色的细边。儿时,这种款式朴素的雨靴很流行,上海方言习惯叫它“套鞋”。一到黄梅天,接连几场雨落下来,满街都是穿套鞋的行人,骑自行车的还会披上雨披。由于鞋口宽大,走起路来晃悠悠的,溅起的水花被隔离在外。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套鞋的设计逐渐美观,却也更罕见了。

另一种与梅雨天共生的现象,则是白蚁纷飞。上海有专门从事白蚁防治业的师傅,通常是雷雨散去后,他们带着工具,到一些老建筑里去。在昏暗的房间里,他们要通过手电筒找到白蚁的分泌物,并把药剂注射到相关的位置。如此一来,水池边、地板上、柜子里甚至衣服上,令人惊恐的透明翅膀会少去很多。

然而,黄梅天带来的大部分困扰是无法消除的,比如潮湿,在弄堂里生活过的人尤其能体会。入梅以后,白墙开始层层蜕皮,怎么刷都无济于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人流行在墙上贴花墙纸。我家就曾贴过一种粉色珠光的百合花墙纸,但它一点都不防潮。窗外下着雨,水珠也在房间里悄悄凝结,顺着墙纸滑下来。那些日子里,所有东西都泛着潮湿。我每天傍晚为外公买报纸,放不了多久,就吸饱水后变得塌软。我曾听过一段逸闻,弄堂拆迁前,有几个邻居在附近的一个凉棚下乘凉。聊到黄梅天墙壁渗水时,其中有一人向邻居推荐一种进口的黏合剂,据说非常有效。邻居们望着破旧的楼房,半真半玩笑地说,再屏一屏,阿拉就搬家了。

也有一些幸运年份,据记载,1965年的梅雨季仅为两天。人们发明了一个有趣的名词“空梅”,用来形容这种情况。与“空梅”相对,近些年产生了一个对应的概念“暴力梅”。顾名思义,“暴力梅”即指雨水极为丰沛的梅雨季,雨下得瓢泼、即兴,就像一位激情澎湃的古典音乐家。

实际上,随着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崭新的高楼,黄梅天更多也成了一种久远的记忆。如今回想起被大雨泡得斑驳的墙,或是用塑料桶去接从屋檐上滴落的水珠,也别有一番怀旧的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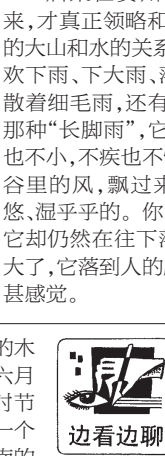


方向望出去,一直望向目力不逮的山峦边上,阳光照耀之下,还是能看见一座座山的影子。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苍山如海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那些年里,人们只要一提及贵州,任何人都会脱口而出:“天无三日晴。”

知识分子这么说,工人这么说,官员也这么讲。弄堂里有文化或没有多少文化的人都这么说。其实,十个人这么说,九个人没有去过贵州,只不过这五个字太好记了,讲起来像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后来在贵州山乡里久住下来,才真正领略和体会到了贵州的大山和水的关系。除了老天喜欢下雨、下大雨、落暴雨,随风飘散着细毛雨,还有老乡亲们所说的那种“长脚雨”,它似乎落得不大也不小,不疾也不慢,这是随着山谷里的风,飘过来飘过去,凉悠悠、湿乎乎的。你以为它要停了,它却仍然在往下落;你以为它下大了,它落到人的脸上,却似乎没甚感觉。



边看边聊

梅子黄时雨

三三

那年头我仍然写日记,特殊年代的关系,我只写气象日记。整天地在脑子里琢磨,怎么来形容天天的雨。

雨落在山上,在沟沟里汇成水流;水流顺着山坡淌下来,渐渐形成乡里的溪流。溪流里的

我写贵州山水

叶辛

水在晴天里几乎是无声的,而且清澈澄明,能映出蓝天白云,映照出周边的一座座山。只在雨下得大时,溪流水才会发出响声,那种咕咕噜噜的、哗哗啦啦的响声。

半山坡上响起洒落声,那必然是山泉。从高高的山上直落而下,那又是飞瀑。煞是好看。呼隆隆的似从远方滚动而下,遇到悬崖陡壁直泻而下的,那就是瀑布了。贵州最有名的瀑布是黄果树大瀑布和赤水大瀑布,原来叫作十丈洞的。

瀑布、清泉、溪流、大河,还有江水,都和贵州山地有关系,和贵州山地的气候有关系,和贵州特殊的喀斯特地形有关系,和山里的溶洞、暗河有关系。这种暗河,

5月15日,西坡先生在夜光杯发表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遗事,在朋友圈提到自己收藏了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茶花女》,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往事。

我也有两本《茶花女》,一本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夏康农翻译,印数20万册。此书我扉页上写明购买日期是1980年7月;还有一本是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王振孙译,共2次印数合计13.9万册。1987年版的《茶花女》装帧非常简单,连扉页都没有。

其实,在这之前,我还

有手抄本。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私下想读的书是《红与黑》《茶花女》《傲慢与偏见》《简爱》《少年维

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等。生活在缺乏文化滋养的年代,那时,文艺一片凋零,很多书被封,但是挡不住人们看书的热情,更挡不住对《红与黑》《茶花女》的好奇。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喜欢看书,彼此偷偷摸摸交换书籍。当时我看了书以后还喜欢抄,于是就有了手抄本《茶花女》。我的手抄本分两种,一种是日记本,一种是

从《茶花女》遗事谈起

郑自华

“六月苋,当鸡蛋;七月苋,金不换”。苋菜,又叫雁来红、老来少、三色苋,是我国一种十分常见的野菜。它菜身软滑,菜味浓,入口甘香,既可以制作各种美味佳肴,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民间称其为“长寿菜”。古往今来,不但老百姓爱吃苋菜,很多文人墨客对苋菜也情有独钟。

苋菜的生长力非常旺盛。一场雨过后,田间地头、墙根屋后,随处可见冒出来的一丛丛的苋菜,它不用特意呵护,也不用施肥除草,只要有立足之地,就自由自在的生长着。“诗圣”杜甫对苋菜旺盛的生命力深有

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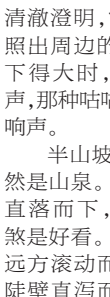
也是贵州山地的奇妙景象。在偏远山乡,沿着溪流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间,刚才还在身旁陪伴你的溪流,忽然不见了。张眼四顾,都不知溪流淌到哪儿去了?每当这时候,当地人就会告诉你,水淌到暗河里去了,没关系的,水在暗河里淌着淌着,不知会在哪个洞口,腾跃而出,流到江里去了。

问是什么江?

南北盘江啊,乌江啊,都柳江啊!别以为这些贵州山地的江和你没关系,细细地追究一下,都柳江、南北盘江的水,最终都流进我们国家的第三大水系——珠江流域去。而乌江水呢,直接就流进长江的上游。

真正和贵州山地的水没关系的,是黄河流域。可是这话仍不能和贵州山地的苗族、布衣族老乡们讲,他们会言之凿凿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原先就定居在黄河流域,是那里的原住民。只不过,沧海桑田,世事大变,我们迁徙到山里来了……

这是另一篇小文的题目了。总结一句,结合贵州山水间居住的各族老乡,其实是能找出很多话题来说的。



练习本。第18本练习本的《茶花女》,一共抄录了5页,我特别注明日期是1970年9月25日晚抄;在日记本里面抄录了《茶花女》4页,没有写明抄录时间。我

作了对比,日记本以故事情节为主,麦格丽脱小姐在临死前的几页日记:练习本则侧重抄名言名句。至于是什么出版社,哪一年出版,谁翻译,都没有写明。可见那时看的《茶花女》是不完整的书。

由于“江西”“贵州”“外国文学”都是1979年以后出版的,那么可以断定我是抄的另一版本。经查,《茶花女》1848年问世,即轰动法国全国,那时小仲马才24岁。我国最早引进《茶花女》是1899年,这是第一本西方文学名著被引入中国,备受追捧,一直到1949年,有不少版本。1949年以后,《茶花女》受到冷遇,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过齐放翻译的版本。可以这么说,齐放版是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的唯一版本。如此看来,我的手抄本就是抄自齐放。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下,我1982年考入电大中文专业,我们的教材《欧洲文学史》里没有任何关于小仲马和《茶花女》的

介绍,他写道:“奇葩摧败等青苋,嘉穀漂荡随浮萍。”(《久雨排闷》)大家都在感伤花期已过,诗人更期待的是夏天的青苋菜。在《秋日杂咏》中:“红苋如丹照眼明,卧开石竹乱纵横。”到了寂寥的秋天,别人都在“悲秋”,他却觉得那红苋

菜就像朱砂一样绚丽耀眼。

苋菜的制作方法很多,可凉拌、可炒食、可做汤、也可做饼和包子。清代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描述了苋菜羹的做法:“苋须细摘嫩尖,干炒,加虾米或虾仁,更佳。不可见汤。”苋菜除

了吃其嫩叶,长

老后木质化的苋菜茎,在南方也是一道美食,叫“苋菜疙瘩”。中国古代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北宋著名宰相苏颂所著的《图经本草》中说:“赤苋亦谓之花苋,茎叶深赤,根茎亦可糟藏,食之甚美,味辛。”这里说的“糟藏”,就是做“苋菜疙瘩”。人们将它洗净切成寸把多长,放进装着老臭卤子的坛子里,发酵后即成“臭苋菜疙瘩”。又到了吃苋菜的好时节,品味这些古诗词,字里行间仿佛飘出一股浓浓的苋菜香,不仅陶醉着我的味蕾,也让我感悟到苋菜的别样诗意。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如果上海国际电影节总是让我欣喜,那么,还有一个电影节总是让我感动。

说是电影节,其实是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毕业季的“燃点”展映,这是个很富想象力的名字,毕业之际是个令人感慨的节点,而展映不仅能欣赏学生们拍摄的电影短片,更能感受到年轻人被电影的光芒所点燃的激情、理想和追求。

“燃点”有本科生专场,也有研究生专场,都是从学生们的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刚刚降下帷幕的本届展映共有12部影片入选,海报上有“紫藤花开”的标识,不但平添了诗意,也寓意着艺术的绽放和精神的成长。我们老是担心学生们会躲在象牙塔里,逃避现实,远离生活,拍些没有根基的、随波逐流的东西,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选择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继,选择了对现实和普通百姓的关注,力求通过电影来反映并认识日常生活,对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独到的思考,既有艺术价值,也充满了社会责任感,这是十分难得的。

《她一个人》讲述55岁刚退休的赵娜因丈夫过世、女儿在外地务工,顿感生活之茫然,于是,她决定离开上海,重访儿时随父母援藏所去的“第二故乡”,在旅途中寻找自己的心安之地。《罐头鲨》通过一场婚礼串联了三代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反思,探讨了婚姻不应该被当作束缚女性的工具的话题。《空山》聚焦拐卖妇女,以犯罪团伙实施拐卖和年轻警察不懈调查解救两条行动线展开,剧中张姐在犯罪头目的指使下,欲将少女小芸拐卖到偏僻山区,而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个被拐卖的受害者,最后面对小芸的勇敢和警察的执着,她选择了终止罪恶,整个故事撼人心魄。《恐龙蛋事件》里的少年张家鸣则走到了成长的岔路口,在准备足球联赛期间,他所在的学校意外地挖出了一颗“恐龙蛋”,他在废墟里寻觅训练场地时,与棒球队产生冲突,结果被迫替补下场,内心的焦虑绑定着青春的疼痛,作品揭示了潜藏在少年心底如同恐龙蛋一般未被孵化出的种种心事。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都呼应着社会和时代,因而引发了观众的深切共鸣。

有意思的是,由于展映的电影都属于毕业作品,所以,每位创作者还都写了基于理论支撑的毕业论文,阐述自己在作品创作中对于电影艺术的创新追求。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创作者的内心独白。《通缉单眼皮》是一部软科幻短片,讽刺了以貌取人的社会现象。这部电影在艺术上采用了隐喻式讽刺的叙事策略,力图捕捉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借助电影的力量彰显人性的光辉,表达对生活自身的关注,从而让观众得以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和困境。《凯撒的夏天》是一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片中在大都市生活的热爱音乐的维吾尔族男孩,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葡萄沟后,与“怪老头”爷爷发生了各种有趣的冲突。电影在整体影像上使用活泼明亮的调色,烘托出浓郁的夏日氛围和意境,为观众带来一场民族风情的视觉享受。这部短片的导演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女生,她说她希望自己的家乡能被更多的人看见。

确实,去看“燃点”展映有着很不一一般的感受,坐在放映厅里,我仿佛被涌动的激流所包围,年轻人用自己的活力为一部部影片推波助澜,掀起阵阵热浪。他们的确是被电影的光芒所点燃的,他们有创造的激情和才华,他们努力,他们自信,他们知道头顶高远但脚踏实地。“燃点”是他们“破壳而出”的时刻,也是中国电影被赋予新能量的象征。让人高兴的是,这次有两位本科生的作品《游泳的好日子》入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短片单元,衷心地期待“紫藤花开”。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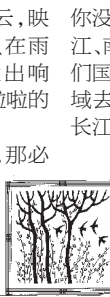
也是贵州山地的奇妙景象。在偏远山乡,沿着溪流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间,刚才还在身旁陪伴你的溪流,忽然不见了。张眼四顾,都不知溪流淌到哪儿去了?每当这时候,当地人就会告诉你,水淌到暗河里去了,没关系的,水在暗河里淌着淌着,不知会在哪个洞口,腾跃而出,流到江里去了。

问是什么江?

南北盘江啊,乌江啊,都柳江啊!别以为这些贵州山地的江和你没关系,细细地追究一下,都柳江、南北盘江的水,最终都流进我们国家的第三大水系——珠江流域去。而乌江水呢,直接就流进长江的上游。

真正和贵州山地的水没关系的,是黄河流域。可是这话仍不能和贵州山地的苗族、布衣族老乡们讲,他们会言之凿凿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原先就定居在黄河流域,是那里的原住民。只不过,沧海桑田,世事大变,我们迁徙到山里来了……

这是另一篇小文的题目了。总结一句,结合贵州山水间居住的各族老乡,其实是能找出很多话题来说的。



练习本。第18本练习本的《茶花女》,一共抄录了5页,我特别注明日期是1970年9月25日晚抄;在日记本里面抄录了《茶花女》4页,没有写明抄录时间。我

作了对比,日记本以故事情节为主,麦格丽脱小姐在临死前的几页日记:练习本则侧重抄名言名句。至于是什么出版社,哪一年出版,谁翻译,都没有写明。可见那时看的《茶花女》是不完整的书。

由于“江西”“贵州”“外国文学”都是1979年以后出版的,那么可以断定我是抄的另一版本。经查,《茶花女》1848年问世,即轰动法国全国,那时小仲马才24岁。我国最早引进《茶花女》是1899年,这是第一本西方文学名著被引入中国,备受追捧,一直到1949年,有不少版本。1949年以后,《茶花女》受到冷遇,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过齐放翻译的版本。可以这么说,齐放版是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的唯一版本。如此看来,我的手抄本就是抄自齐放。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下,我1982年考入电大中文专业,我们的教材《欧洲文学史》里没有任何关于小仲马和《茶花女》的

介绍,他写道:“奇葩摧败等青苋,嘉穀漂荡随浮萍。”(《久雨排闷》)大家都在感伤花期已过,诗人更期待的是夏天的青苋菜。在《秋日杂咏》中:“红苋如丹照眼明,卧开石竹乱纵横。”到了寂寥的秋天,别人都在“悲秋”,他却觉得那红苋

菜就像朱砂一样绚丽耀眼。

苋菜的制作方法很多,可凉拌、可炒食、可做汤、也可做饼和包子。清代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描述了苋菜羹的做法:“苋须细摘嫩尖,干炒,加虾米或虾仁,更佳。不可见汤。”苋菜除

了吃其嫩叶,长

老后木质化的苋菜茎,在南方也是一道美食,叫“苋菜疙瘩”。中国古代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北宋著名宰相苏颂所著的《图经本草》中说:“赤苋亦谓之花苋,茎叶深赤,根茎亦可糟藏,食之甚美,味辛。”这里说的“糟藏”,就是做“苋菜疙瘩”。人们将它洗净切成寸把多长,放进装着老臭卤子的坛子里,发酵后即成“臭苋菜疙瘩”。又到了吃苋菜的好时节,品味这些古诗词,字里行间仿佛飘出一股浓浓的苋菜香,不仅陶醉着我的味蕾,也让我感悟到苋菜的别样诗意。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马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儿子的《茶花女》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不受待见。

今年是小仲马诞辰20年(1824—1895),他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成为

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茶花女》书籍已达五六十种之多。

介绍,他的父亲大仲马曾

我说“小仲